# 淫荡少妇白洁之交通肇事

今天上午没课，白洁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边玩儿着铅笔，一边浏览着报纸上的新闻。这时，包

里的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老公王申的号码。「喂，什么事儿？什么……在哪儿呀？」白洁刚才

还春意盎然的俏脸立刻没有了血色。「好，嗯，我马上过去。」白洁匆忙地向教导主任请了假，拎起小

包。「怎么了？白洁老师，有事儿吗？」李明老师关切地问道。「是王申，开车出了点儿事儿，我去看

看」白洁也不愿多说，急匆匆地出去了。今天天气不错，九月的天气秋高气爽。白洁穿着一件白色浅花

衬衣，下身穿一条低腰牛仔裤。虽然遇到了烦事儿，心情不好，但是，走在街上，高雅的气质还是自然

流露。饱满的前胸，圆润的屁股，每走一步都能颤动出一种美的韵律。她招手拦住一辆出租车，「去交

警队。」原来，王申在电话中说，他开着老七的捷达车，在街上撞了一个电三轮，现在被交警扣押了，

叫白洁过去办理相关手续。白洁一听头就大了，王申什么时候学的开车呀？谁办过这种手续呀，也不知

道伤到人没有？胡思乱想中，出租车停在了交警队的大门前，白洁付了车钱，来到了交警队的大院里。

大院的西半部分停着好多的破汽车，都是被撞坏的，简直像废品收购站。东部的北面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南面靠近大门处是一排平房。表情严肃的警察和满脸沮丧的司机们出出进进各个部门。白洁挨个看着门

上的牌子，找到平房中的一间事故组，敲门进去。屋里几个警察正在办公，「请问你找谁？」一个戴着

眼镜的年轻交警问道。

「刚才在小北街撞三轮的，王申，他在哪儿？我是他爱人。」

「哦，那个王申呀？他就在隔壁。你拿着几张表格，一会把它填好。」年轻警察递给她七八张表格。

「嗯，好，谢谢。」白洁在诚恐中也不失礼貌。白洁来到隔壁，只见王申正坐在墙角的椅子上抽烟。「

到底怎么回事儿？伤着没有呀？」白洁几步上前，拉着王申的胳膊，一边观察一边问，俏目中满是关切

之情。「嗨，今天真是倒霉。」王申懊恼地说：「老七出差去了，临走时把他的捷达车放在了咱们楼下。

平时我和老七开车出去玩儿，高兴了也学着开了开车，感觉挺好的。这次正好也过过车瘾，谁知道刚走

到小北门一拐弯，突然从胡同里出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子，我赶紧打方向盘躲他呀，谁知，就把另

一边的电三轮给撞了。」人呢？把人撞伤了没有呀？」慌乱中白洁的头脑还是理智的。」人好像没事儿，

那个三轮是在哪儿停着的。只是把三轮撞烂了，老七的车大灯、保险杠也都撞坏了。「」只要人没有伤

着就好，大不了咱们赔钱了事。「白洁长出一口气。可是，我没有驾照呀，他们说要拘留我。」王申可

怜巴巴地望着白洁。？」啊？这么严重呀？那可怎么办？」白洁也没有主意了。「你先把这几张表格填

好，回去想想办法，最好不要让我们学校知道。」到这时王申还顾及到脸面，真是的。「也只好这样了，

我先回去，找找门路，中午我给你送饭来。」白洁手拿表格，低头来到大门外。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

在了大门口，从车上下来了一位高大的警官，和司机一摆手，车就一溜烟的开走了。「白老师，怎么是

你呀？」高大的警官看到低头走着的白洁，满脸的惊喜。「你是…？」白洁抬头看着这位警官，似曾相

识。「我是祁健呀。我们应该很熟悉呀！」祁健看着这位曾在自己身下销魂过美女教师，裤裆里的东西

蠢蠢欲动，眼中流露出猥亵的目光。「是你，我……」白洁也认出了他，俏脸立刻变得通红。那天的淫

乱舞会上，就是他把自己干的欲仙欲死，他的家伙儿，是白洁所经历过的男人中个头最大的。「来，到

我办公室来。」祁健来到了白洁跟前，用手轻轻地碰了白洁一下。

白洁表现的很顺从，她想起来了，这个祁健就是交警队的，此时很需要他的帮助呀，在他强烈的阳

刚气质面前，她自己有种说不出的被征服欲望。两人来到北面三楼的办公室，祁健随手把门一带，自动

门锁很好用，轻轻的就锁上了。祁健拉着白洁的手，「来，请坐。」两人一起坐在了沙发上，但是，拉

着的手却没有松开。「怎么了？白老师，有事儿吗？」

白洁任由祁健握着自己的小手，抬眼可怜巴巴地说：「我老公出车祸了，正在你们这儿关着呢。」

「哦，怎么会这样？你说仔细点。」白洁就把王申说的经过，又说了一遍。祁健往白洁身边凑了凑，「

白老师，你不要着急，这事儿我能帮你。」说着就把白洁的娇躯拦在了怀里。「如果把你急坏了，我会

心痛的呀。」白洁象征性地推了推祁健厚实的胸膛，「可是，现在怎么办呀？」V 祁健在白洁的俏脸上

亲了一下，「好，咱们马上就办。」说着他坐到了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随手拨了一个电话。「喂，小

李吗？今天小北门撞三轮的事儿清楚了吗？怎么处理呀？嗯…嗯…是这样，那个王申的爱人是我的表妹，

对，你们看着处理好了。嗯，就这样吧。」「OK，一切搞定。」祁健又回到白洁的身边，再重新把白洁

搂在了怀里，「白老师，还不谢谢我？

白洁有些茫然地看着祁健，举了举手中的表格，」什么搞定呀？这个还没有填好呢。「祁健」哈哈

「一笑，接过表格顺手放在了办公桌上。」这一切你都不用管了，你哥哥给你办还不行吗？下午就可以

让你的老公回家，怎么样？」一边说着，一只大手就急匆匆地攀上了白洁挺拔的乳峰。白洁还是不敢相

信，刚才还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好像遇到了这辈子最犯愁的事儿，可转眼之间就没事儿了，这怎能让人

相信呢。」那撞坏的车、三轮怎么办？」白洁还是想到了一些细节。祁健又是呵呵一笑，双手一用力，

就把白洁抱到了自己的大腿上，使白洁肉乎乎的大屁股坐在了自己硬鼓囔囔的胯间，好像哪里不用东西

压着就会顶破裤子一般。白洁只是象征性地扭了扭，其实她也知道，这事儿已经妥了。祁健用脸蹭着白

洁的嫩脸，双手各自握着一只乳房，在白洁的耳边说道：」还不相信你哥哥吗？我的白老师，我已经安

排好了，你老公开的车有保险，我们已经通知了保险公司，一切费用都是保险公司承担的。「白洁听了

激动地扭过身子，双手搂着祁健的脖子，」真的呀？这可太感谢你了。「说着伸嘴亲了祁健一下。祁健

用手捧着白洁的俏脸，」这就算谢了吗？白洁小嘴一撅，屁股一扭，「那你还想怎么样？要不我和我老

公请你大挫一顿吧。」祁健看了一下手表，上午十点一刻，又把白洁往怀里搂了搂。「白老师，像你老

公出的这件事，其他的都好说，只是有一样：无照驾驶。就这条比他撞三轮本身要严重得多，我看这样

吧，我和你回你家，找两张你老公近期的照片交给我，我回来后给他补个驾照，这样就稳妥了，你说好

吗？」白洁明白祁健想干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心情不错。于是，她咬着下嘴唇点了一下头，娇

嗔地说道：「照你说的做好了，我们走吧。」两人站了起来，各自整理了一下衣服，一前一后出了办公

楼。来到院子里，白洁对祁健说「我想给我老公说一声。」祁健微笑着点点头，「去吧，我开车在大门

外等你。白洁又来到王申待着屋子里，王申一见白洁就愣住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表格都填

好了吗？有门路没有呀？」白洁压抑着内心的喜悦，故意绷着脸说：」表格还没有填，不过门路倒是还

有一个，我一打听呀，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兄就在这个交通局里，只是现在他不在，我打电话给他了，他

说这事儿他还能办，也许下午就能让你回家。「真的吗？哈哈，那可太好了，只要不拘留我，我们陪个

钱都行。白洁」哼「了一声，」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我表兄说，你无照驾驶，罪过很大。到底你能不

能出去，要等下午表兄回来再说。「王申一听白洁有一个在交通局的关系，把心早就放下了，具体到什

么时候出去，他到不怎么在乎，大不了多请几天假有了。于是，王申说，」那你快点再联系他呀。「

白洁说：」这样吧，我回去马上给他联系，看看能不能让他早些回来。哦，对了，中午我要是来不

了，我让别人给你捎点吃的吧。「王申的心情也舒服了，也就不再愁眉苦脸了。」行呀，吃点什么都行，

你还是抓紧时间办正事儿吧。「他做梦都想不到，白洁确实要办」正事儿「。祁健没有开警车，怕给白

洁带来不便。白洁出来后，坐到了后排，她不是怕祁健骚扰她，而是她不想让人看到她。祁健开车很快，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白洁家的楼下。停好车，白洁在前，祁健紧跟在后面，由于还不到中午时间，楼道里

静悄悄的也没有行人。看着白洁上楼时扭动的大屁股，祁健浑身燥热，紧走几步，大手捂在了白洁的屁

股上，中指很准确地按在了屁股沟里。白洁吓了一跳，急忙窜开，狠狠地白了祁健一眼，压低声音说道

：」找死呀！「紧走几步，来到自家门前，开始掏钥匙开门。祁健也来到她的身后，用胯下硬物顶着白

洁的屁股，鼻孔里闻着她头发里的的幽香，嘴里嘟囔着：」快点儿吧，我的白老师，你再不快些，我就

把你就地正法了。来到屋里，门一关上，祁健就把白洁抱了起来，「白老师，我的小宝贝儿，你想死我

了。」张着大嘴就在白洁的脸上亲着，鼻子、脸蛋、耳朵、眼睛都亲了一遍，亲的白洁「咯咯」直笑：

「你先放我下来，亲的人家满脸都是你的口水，你讨厌呀！」祁健不说话，一张嘴，又把白洁红嘟嘟的

双唇含住了，一条大舌头不容分说就闯进了白洁的小嘴里，与白洁的香舌纠缠到了一块。白洁也不扭动

了，很投入地与祁健吻在了一起。这一吻，便吻了个天昏地暗，吻得白洁口水直流，不过一点儿也没有

浪费，都被祁健吸到嘴里吃了，真是琼浆玉液呀。直到两人都吻累了，白洁才挣脱开祁健的拥抱，「好

了，我要找王申的照片了，找到后你拿回去，顺便给我家王申稍点儿吃的。」白洁并没转身，一边向着

卧室方向后退，一边冲祁健调皮地眨着眼睛。！祁健已冲动的气喘吁吁了，「离中午时间还早呢，我们

先办点正事儿吧。」白洁眯着媚眼，挺了一挺高耸的胸脯，嗲声嗲气地说：「正事儿不是已经搞定了吗？

还办什么正事儿呀？啊…？我的祁哥哥。」这一下可把祁健诱惑的控制不住了，他一下子把白洁扑倒在

席梦思床上，把头扎在白洁怀里，使劲摩擦着她的胸脯，呢喃道：「我的小宝贝儿，你不知道吗？我想

操你呀。自从上次我们聚会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你的乳房又大又香，你的屁股又圆又白，你的小

逼又热又紧，还有你的俏模样，已经铭刻在我心里了。」白洁听着他的表白，虽然粗俗，却表达的真切，

因此也很感动，温柔地抱住了他的头。祁健的左手握着一只乳房，右手伸到了白洁的双腿间，在那鼓鼓

的阴丘上按压着，由于隔着牛仔裤，只能感觉到那里的温热，但依然让两人感到了强烈的刺激。尤其是

白洁，双腿扭动、夹紧，鼻中直喘粗气。

简单爱抚就使白洁性欲高涨了。虽然职业和性格造就，白洁仍然保持着强烈的羞耻感和虚荣心，但

是经过八九个男人的性爱洗礼，现在的白洁早已是真正的淫荡少妇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任何事情在白

洁的头脑中都能引起性的幻想，走在大街上，喜欢用余光偷看男人的胯下。在乘公交的时候，不管男人

有意或无意，只要和她有身体接触，其下身都会湿润。这种强烈的身体反应时常困惑着她，她有时觉得

自己非常下贱、可耻。也因此在平时的公共场合，又表现出优雅、高贵、矜持。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闷骚型」少妇。今天在自己家的卧室里，和自己有过鱼水之欢的祁健这样抚摸调情，你想，白洁她能不

春情荡漾吗？

「噢…祁健，不要…不要再摸了，窗帘还没拉上呢。」祁健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没事儿，你的窗

外空旷，对面没有其他建筑，不会有人看到的。白洁一想也是，不过，大白天的在家和男人偷情，她还

是有点儿不好意思。她抬头亲了祁健一下，」祁健，快中午了，我还要给老公送饭呢，我们下午在做好

吗？」激情中的白洁还是想到了老公。祁健一边抚摸着白洁柔软的身体，一边说道：」要不这样吧，我

打个电话，让小李给他打饭，你就不要去了，我们下午一起接他出来，你看怎么样？」

」不太好吧？我怎么向我老公说呢？」其实白洁心里已经同意了，嘴上还在犹豫着。」你就说正在

联系熟人呢，这个时候他不会多心的。「祁健说着，拨通了一个电话，」喂，小李，中午你给那个王申

买一份工作餐，就说是他老婆交代的，嗯，就这样。祁健放下手机，开始很温柔地给白洁脱衣服，「宝

贝儿，你快让哥哥想死了，今天多好的机会呀，让我好好地爱爱你吧。」上衣的扣子解开了，露出了里

面浅粉色的乳罩和光滑的肚皮。白洁虽然心里特想，但还是放不开。她用手推拒着「别脱衣服了吧，我

们简单地做一下算了，大白天脱光了多不好意思呀。」不，我要爱你的全部。「祁健脱着白洁的衣服，

自己的衣服很利索地就脱光了，一条硬邦邦的大鸡巴直直愣愣的特显眼。白洁在扭捏中碰到了祁健的下

体，立即惊呆了，」啊？这么大呀？祁健让白洁柔嫩的小手握在自己的大鸡巴上，张嘴把白洁小巧的乳

头含在了嘴里，他用手抓着另一个，尽情地抓弄着，划着圈，还在小樱桃上捏弄着。白洁的奶子是很敏

感的，又吸又摸的感觉跟刚才不同，她的小乳头很快就硬了。

祁健还没有玩够，又将奶头含在嘴里，轮流吮吸着，比淘气的孩子还过分。白洁嘴里迷乱说道：「

祁健…祁哥别再玩了，别再欺侮我了。我…痒死了，我快要被你给折磨疯了。」一边叫着，一边四肢乱

扭着。祁健吐出一个奶头，只见那奶头沾着口水，已经硬了，就笑道：「这不是折磨，这是享受呀。白

老师，我一定会叫你快乐得象神仙，这辈子都离不开我，日日夜夜想着我，时时刻刻念着我。」说着话，

又将另一个奶头含进嘴里。大手则在那只奶子上把玩着。如此玩弄，使白洁激动极了，她感觉自己下边

的水越流越多。当祁健的手又伸到她的胯下时，发现裤衩的那一处已经湿了。祁健大乐，说道：「我的

白老师，你已经浪起来了，水还蛮多的。」说着，手在她的胯下摸索着，抠弄着，刺激着她的焦点部位。

白洁哦哦地叫着，娇喘不已，说道：「我痒死了，我要疯了，祁哥，你快点停手呀，我要不行了。」

祁健一边玩弄着她的下边，一边欣赏着她的表情。她的脸上有喜悦，有兴奋，也羞怯，也有慌乱。但祁

健知道她一定是快乐的，因此，就说道：「白老师，一会儿，你一定会求我操你的，你信不信。」说着

话，那手指活动得更频繁了，随着手指工作的展开，她的浪水也越流越多，慢慢变成一条小溪。那裤衩

遇水处都已经湿透了。当此情况下，祁健两手一伸，把裤扣揭开，将牛仔裤连同裤衩一起给褪了下来。

此时的白洁已经一丝不挂了，光滑的小腹下是肉呼呼凸丘，白白净净的只有一小丛绒毛，祁健激动得眼

珠子都要冒出来了。白洁惊叫一声，将腿并得紧紧的，伸手捂住自己的下边，保护着自己最宝贵的部位，

不让祁健看。

祁健并不着急，津津有味地看着，虽说是第二次和白洁亲热，但是第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很匆忙，并

没有好好的欣赏。于是说道：「宝贝儿呀，不要怕，也不要害羞呀，让我好好看看你。上次只顾得操你

了，没有好好地欣赏你。你的脸蛋漂亮，小逼也应该很漂亮的吧。」说着话，就去分白洁的大腿。白洁

叫道：「不要…不要看。」但她的抵抗是无力的，微弱的。祁健还是不费劲儿地打开了她的双腿。当他

的目光看到那里时，都忘记了眨眼，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风景。

只见那几十根绒毛卷曲而精致，一根根发亮，全部长在凸起处。下面则是一个白馒头，一条细缝微

微裂开，缝隙中是粉色的，嫩嫩的。下边的小口正流着口水呢，将屁眼都弄湿了。那屁眼了也同样娇小，

细嫩，令人惊艳的一圈皱肉。即使将嘴凑上去吮吸，也不会令人反感。

祁健看得有些发呆，不由得跪在白洁的身边，从她的小脚、大腿、小腹，到胸部，然后再将目光移

到她的俏脸上。他心里暗暗赞叹，这淫荡少妇的长得真美。白洁不但长相好看，而且眉目含春，有一种

内在的骚劲，真让人受不了。

白洁羞得捂起脸来，她知道祁健在干什么。她最隐密的地方已经被人看到了，她羞得说不出话来，

想并拢两腿也做不到。

祁健称赞道：「白老师，你这嫩屄长得跟脸蛋一样好看，我爱死你了。」说着话，他将白洁的玉腿

分得大开，然后兴高彩烈地俯下身，把嘴凑了上去。他要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这闷骚少妇的下身。

他用手指拨弄着小豆豆，那是很娇嫩的一个点。他伸长舌头，在她的花瓣上津津有味地舔着，不放

过任何一个角落，偶尔还用嘴唇夹一下。那新鲜的感觉，以及白洁的下体略带骚味的气息使他发狂。他

象吃面条一样，大口吸着，亲着，品着，轻咬着，象是发了疯。他有时还把舌头伸进去顶、搅，这一系

列的动作使白洁同样难受。她受到的刺激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她双手使劲抓着床单，纤腰使劲扭着，红

唇张开，啊啊地叫着：「祁大哥，那里脏，不要再舔了，再舔下去，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她的声音里

透着兴奋和不安。祁健自然不会放弃，他抬起湿淋淋的大嘴，说道：「白老师呀，既然是玩嘛，那就要

玩个痛快。你这嫩屄一点儿都不脏，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大餐呐。」说着话，又低下头，继续猥亵着白

洁的胯下。白洁颤抖着，浪水流了个一塌糊涂。她和高义玩儿的时候，高义很少舔她的阴部。她经过的

男人里只有她的公公舔过她，其实她也很喜欢男人舔她的下面，只是作为一个教师，在和男人做的时候，

怎么好意思说呀。祁健把她玩得全身发软，那滋味儿真是又痒又舒服，她感觉自己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

玩到后来，白洁叫声都有点沙哑了。祁健自己也受不了，又在她的菊花上亲了几口，亲得菊花直收缩。

然后他直起身，两眼发红地瞅着白洁，说道：「白老师呀，来，让我操你吧，我已经想了好久了。」白

洁合着美目，右手攥着祁健的大鸡巴，嗲嗲说道：「祁哥，快点儿吧。我要……你玩儿的我都受不了了，

快…

祁健呵呵一笑，挺着个大鸡巴就趴了上去。当他压在白洁的身上后，那硬得跟大棒槌似的阴茎就顶

在了白洁的胯间。白洁睁开美目，哼道：」祁哥，这是你的东西吗？怎么这么硬呀

祁健亲吻着她的粉脸，说道：「白老师呀，如果不硬怎么给你插进去呀。」说着话，手持肉棒，顶

在了白洁的阴门上。白洁柔声说：「祁哥，你要轻轻的，你的鸡巴太大了，一下插进去很疼的。」她的

眼里含着春情，当说到「鸡巴」两字时，脸蛋绯红，一看就知道动情了。

祁健说道：「我的白老师，你就好好地享受挨操的滋味儿吧，我会让你欲仙欲死的。」说着话，鸡

巴在那屄口滑动一会儿，等沾满了粘液之后，往里一挺，「咕唧」一声，二十公分长的大鸡巴就进去了

一半，白洁的绣眉一皱，还没有哼出声来，祁健一使劲，就全部插进去了。祁健今年三十岁了，身高很

高，体格强壮。平时在家和老婆做爱，总是把老婆干的死去活来。然而，家花不如野花香，由于身体强

壮，性欲旺盛，几年来在外面也没少尝鲜。但自从在那次淫乱的聚会上，操过了白洁之后，脑子里就总

是索绕着白洁的影子。那风骚的少妇，不但模样端庄秀丽，骨子里还透着淫荡，那热乎乎、紧凑凑的嫩

屄，插进去夹得鸡巴发麻；那鼓囊囊的奶子、肉鼓鼓的屁股，搂在怀里那叫一个爽。祁健平时一想起操

白洁就格外兴奋、格外冲动。现在自己粗大的鸡巴就插在白洁的嫩逼里，能不叫他激情万丈吗？

同样，白洁也很亢奋。她本是一个自尊自爱，又很娴静保守之人，可是在被高义弄过并成为他的情

人之后，特别是又经过后来一系列的男人的操弄，她现在已变成一个热情如火的荡妇了。每当男人的阴

茎插进自己的阴道，平时的顾忌与矜持就通通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时候的她，最需要的就是性爱。祁健

趴在她的身上耸动着屁股，使大鸡巴快速进出着，每次进去都顶到最深处，长着胸毛的胸肌紧压着白洁

的嫩乳，不断地按压、摩擦使乳头顽强地挺立着。白洁感到很爽，那种涨满、撞击所产生的快感是语言

无法描绘的。她一边呻吟浪叫着，一边扭动着腰肢，两条玉腿不时屈伸踢动着，两只手在祁健的背上、

屁股上乱摸，显示出极享受的状态。`

祁健见自己干的白洁这么激动，俏脸红得像晚霞，美目半眯着发出喜悦之光，自己的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了。一个男人能操得女人快乐销魂是值得骄傲的、自豪的，更何况是心慕已久的白洁老师呢？祁健

喘息着，在白洁的耳边问道：「白老师，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特爽、特舒坦？」白洁的红唇张合着，

呻吟般地说：「求你不要在这时候叫我老师……我…我感觉自己就要融化了，就要飞到天上去了。祁

健听了直笑，说道：」那叫你什么？叫老婆？叫宝贝儿？」白洁哼哼唧唧地说：」你…你随便，快快动

呀！「祁健直起腰来，双手抱着白洁的两个腿弯，把大鸡巴都抽了出来，只留下个大龟头还卡在阴唇里，」

好吧，我叫你老婆，你叫我老公吧，怎么样？」白洁挺了挺屁股，想追随大龟头让其插入，」不好，我

又不是你的老婆。「祁健的胯部一躲，只让龟头在逼口处研磨，」你不是我的老婆，怎么让我操你的嫩

逼呢？说呀。「白洁急的屁股直扭」不要闹了，快插进来呀！「媚眼发红，好像要哭了白洁今年二十多

岁了，祁健看着比自己小五六岁的美女少妇在自己的胯下婉转哀求，心中得到了极大满足。腰部慢慢使

劲，眼看着自己粗大的鸡巴被白洁的阴唇吞没，白洁也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祁健匀速地抽插着，白洁那对丰乳在祁健的动作下摇摇晃晃，犹如波涛起伏。她的洁白、圆润、细

嫩、滑腻、挺拔，教人百看不厌。还有那两粒樱桃和樱桃立足的浅红乳晕，都使这奶子更多了几分诱人

与可爱。祁健看得眼馋，便伸手去抓。那奶子真好，若不认真去抓都无法抓实，滑溜得像抹了油一样，

那种触碰的手感之好，使人惊喜交加。当你抓实了，又像摸到两团棉花一样，但又有温度、有硬度，弹

性好极了。祁健像玩玩具似的贪婪地玩着，他时而触碰，时而抓实，时而将她按扁，时而将它拉起，对

两粒奶头更是不遗馀力地挑逗，使奶头涨得老大，不但用手，而且还把大嘴凑上来吸允着大奶子，而底

下的大鸡巴则噗哧噗哧操个不停。

这双重的攻击使白洁欲死欲仙，她娇喘吁吁，彷佛随时都会飘到天上去。她哼叫道：」亲爱的……

祁哥……你要把……我……害死了……白洁要上天……天了……「

祁健吐出一粒奶头说道：」叫好听的，叫声老公，我陪你上天。「说着，又把另一粒奶头吃到嘴里，

伸手玩另一只奶子。下面的插弄的虽说不那么快，但是绝对有力量、够激情。

白洁呻吟道：」祁哥，好老公……别玩……别玩奶子了……我要痒得死掉了……「

祁健哈哈一笑：」这才是我的好老婆，看我怎么操死你吧。「放开奶子，双手撑在她的身体两侧，

加快速度，呼呼地干了起来。那两个刚被玩过的大奶子欢快地舞动着，幻化出更迷人的光影，使祁健大

感过瘾。底下的大鸡巴则更为凶猛，铿锵有力地干白洁的小嫩屄，白洁的爱液也不知流了多少干到一

定程度时，白洁更激动了。她四肢缠住祁健，使劲挺着下身，脸上流露出强烈的需要和亢奋，那种美由

高雅矜持变为艳丽放纵，但仍有她固有的气质，因此，在祁健心中她还是与众不同的。

祁健太快乐了，那根大鸡巴插在小嫩逼里享受着少妇的暖紧，他觉得全身无一处不爽，每根神经都

在欢叫。白洁也到了高潮，嘴里的呻吟声逐渐高亢。祁健两眼发光，威风凛凛地操干着，像是要把白洁

操死似的。又干了几百下，白洁就坚持不住了，大呼道：」老公，我要不、不行了我要……死……死了

……快点：…快点啊……「

祁健也知道她高潮了，便将速度提到最快，就像汽车换档一样，又抽插了十几下，祁健便感觉一股

暖流浇到龟头上，使他脊梁骨一个激灵，把大鸡巴死死地顶在白洁的逼心上，大量的精液全部射进了白

洁迷人的小屄里。）

之后，他趴在白洁的身上不动了，像一条乾涸的鱼。白洁紧紧抱住他，好像怕他会突然消失似的，

这个时候，她感觉时间都凝固了。两人很久都没有说话，听着彼此的呼吸声渐渐变小、变轻，然后都听

到了对方的心跳声。

这一番激情，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两人起来一看表，快下午一点了。白洁温柔地说：」饿了吧，

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吧？」

祁健又把白洁楼到了怀里，恋恋不舍地说：」白老师，只要搂着你，不吃不喝不睡觉，死了我都愿

意。「白洁听了这话也很感动，轻轻地吻了祁健一下：」不要说傻话了，祁哥，快穿上衣服，我给你做

点吃的，你下午还要上班呢。「两人简单地吃了点东西，收拾完了，也快两点了。到了车上，磨磨蹭蹭，

又打情骂俏。到了交警队，白洁又恢复了以往矜持的摸样，领着祁健和王申见了面。」王申，这就是我

表兄祁健，是这儿交警队的大队长。要不是出了这个事儿，我们还不认识呢。「王申连忙上前握住祁健

的大手，一个劲地说谢谢……祁健呵呵直笑，对王申说：」妹夫呀，要谢你也要谢我表妹呢，她为你的

事儿，忙活了一中午，饭都没有吃好。「一番话说的白洁俏脸通红，在背后直捅祁健的后腰。 Z王申也

是嘿嘿一笑：」晚上我做东，去豪华大酒楼吃饭，以表达我对表兄的感激之情。「

朝中有人好办事，在祁健的帮助下，很多事情变得十分简单。不到4 下午点，所有的手续就都办完

了。白洁和王申先回家，订好了下午6 点在豪华大酒店碰面。回到家里，王申免不了发一通感慨，什么

三轮车乱停乱放呀，小孩子骑车不懂规矩呀，最后又说道祁健：」看人家祁大哥，办事就是利索，这就

是权力的作用。「白洁的心情不错，也没有和他争辩，只是劝他以后注意一点，伤到人就不好了。白洁

洗了个澡，下身换了一件短裙，长长的秀发在脑后挽了一个发髻。让人看着清新、靓丽。差二十分钟六

点，白洁两口子就来到了豪华，他们订了一个五人间，坐在里面等祁健。不一会儿，祁健就到了，高大

的祁健穿着一身休闲便装，谈笑中显得很随便。祁健主座，白洁在左，王申在右。三人点了五个菜，要

了一瓶泸州十年，白洁则要了一瓶红酒。三人唠着闲话，推杯换盏。本来王申不能喝酒，但是今天大难

不死，心里高兴，非要陪着祁健喝几杯。可是两杯酒下肚，话就多了，舌头也大了。」祁大哥，我我敬

您一杯，今天要不是您帮忙，晚上就要在拘留所过夜了。「」不要客气，我的好妹夫，有我妹妹在，我

能让你吃亏吗？再说了，你在拘留所过夜，我妹妹怎么办呀？」祁健看到王申有点儿高了，也就没有什

么顾忌了，说话间和白洁眉来眼去。」以后你要常来我家，我让你妹子多炒几个好菜，好好的伺候伺候

你。「第三杯酒喝了，王申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祁健一看有机可乘，大手就伸到了白洁的大腿上，轻

轻地抚摸着。」那是自然，我会经常去的，我到底要看看，我妹子的技术有多高呀，呵呵。「说着还用

手在白洁的裆部按了按。为酒劲还是被祁健摸的，表面上装作不知，桌下用手轻轻一拍祁健的手，」技

术虽不是很好，但一样会让你吃饱的。「说着还用那迷人的媚眼飞了祁健一下。祁健简直受不了了，他

站了起来，把自己和王申的酒杯倒满：」来，王申，今天咱们初次见面，干一杯加深一下感情。妹子，

你也表示表示，陪陪哥哥，来，干！「白洁先站了起来：」谢谢祁哥！「王申也歪歪斜斜地站了起来，

眼镜后瞪着一双已经无神的眼睛，和祁健碰一下杯，说道：」祁大哥，我不胜酒力，快不行了，让白洁

陪着你吧，不过，这杯酒还是要喝的。「说着一扬脖，杯中酒全干了。刚一坐下，王申就趴在了桌子上，

说什么也抬不起头来了。白洁看了王申一眼，责怪道：」又不能喝，还逞能，祁哥又不是外人。祁健心

中暗自得意，道：「看来妹夫真的不能喝了，妹子，妹夫说让你陪我，我们俩再弄一下吧。」话语中带

出了挑逗的味道。7

灯光下白洁的脸更红了，酒后的美少妇真是风情万种。她娇嗔地白了祁健一眼：「还是回家吧，我

可陪不了你！你还吃点儿主食吗？」祁健虽然是欲火中烧，胯下的老二硬的难受，但是现在也没办法。

一会儿再相机行事吧。于是，他站了起来，故意把鼓囔囔的下部向白洁一挺：「我也不吃了，你看都涨

得难受了，还是回家吧。」白洁冲着他那儿只看了一眼，就把头扭过了一边，低声说：「那我们走吧。」

和祁健一起把王申搀扶起来。在这过程中，祁健的大手没少在白洁的身体上擦油，惹来几缕羞恼的白眼。

白洁买过单，祁健扶着王申来到门外，招手叫了一辆出租。白洁故意地说道：「祁哥，你也忙了一天了，

回家吧，不要送我们了。

有租车司机在一旁，祁健很正经：」还是让我送送你们吧，妹夫喝成这样，你们小女人搬不动他。

「此时王申已经口吐白沫，站立不稳了。白洁一看也是，就没有说什么。来到白洁家的楼下，白洁在前

面先去开门，祁健半搀半抱着王申上了三楼。进了门，把王申扶到床上，白洁给他脱了外衣、鞋袜，又

拿了一条湿毛巾弯着腰给王申擦了擦嘴。」王申，喝水吗？」白洁还是很心疼人的。迷糊中的王申喃喃

道：」我不…喝，白洁，你要把祁大哥…陪好……「话没说完，头就一歪，睡过去了。身后的祁健用硬

鼓的下身紧顶着白洁肥厚的屁股，手摸着白洁的纤腰。」放心吧，妹夫，白洁妹子会把我陪好的。「后

面的一句说的声音很小，只是为了让白洁听道。安顿好王申，白洁推着祁健来到客厅。」祁哥，你先坐，

我给你倒水去。祁健坐到了沙发上，顺手也把白洁拉到了怀里，一手搂着她的细腰，一手捧过她的粉脸，

在那红嘟嘟的小嘴上亲了一下：「不要倒水了，这里不是有吗？」说完就亟不可待地把舌头伸进了白洁

的嘴里，尽情地舔吸着白洁的香舌。还真是的，白洁的小舌头够湿润，源源不断的口水香甜味美。早在

吃饭的时候，白洁就被祁健挑逗的春情勃发了，薄薄的小内裤早就让祁健扣摸的湿淋淋的。现在自己的

大屁股就坐在祁健坚硬的大腿上，乳房被他的大手揉搓着，嫩舌被他吸允着，加上少量红酒的刺激，白

洁几乎就骚浪的失控了。\_ 现在的白洁已不是一年前的白洁了。就在自己的家里，也是有老公在场的情

况下，赵校长干过自己，东子也干过自己。虽说是老公喝多了，不省人事，就和现在一样。因此，白洁

今天表现的很从容，一点儿也没有怕老公看到的那种恐慌感。倒是祁健，在人家家里，当着老公的面，

搂抱着人家的老婆调情，从心理上多少有些障碍。白洁也看出了祁健的心理，一边脱着自己的上衣，一

边说：「没事儿，他喝多了，今天晚上不会醒过来的。」祁健见白洁这样热情，心想自己一个老爷们怕

什么，总不能辜负了美人的心意呀！于是，祁健帮着白洁脱掉上衣，解开乳罩。鲜桃一样的乳房刚一露

面，就被祁健含到了嘴里。两只乳房轮流吸允，只恨少生了一张嘴。在祁健连吸带舔的拨弄下，两个小

乳头很快就挺立了起来，就像小草莓一样。白洁的皮肤非常细嫩光滑，摸在手里就像缎子一样，爱不释

手。吃了一会儿奶子，祁健让白洁离开自己的，脱掉自己的上衣，露出了长满胸毛的身体。白洁则蹲下

帮着祁健脱裤子，连同内裤一起退下。粗长的大阴茎立即弹跳出来，晃晃悠悠，张牙舞爪，就像一个小

生命。白洁看在眼里，爱在心头。不由得跪在祁健的胯间，用小手轻轻握住硕大的阴茎，上下撸动。没

几下，马眼里就渗出了一大颗晶莹的液珠。白洁伸出舌头，用舌尖很虔诚地舔掉液珠，弩起红唇，吸住

了大龟头。看着这个骚情少妇，光着上身，挺着两只白生生的奶子，跪在自己的胯下玩弄自己的大鸡巴，

祁健的心里很是满足。特别白洁红嘟嘟的双唇裹住自己的龟头吸吮时，简直就爽到了天。祁健的屁股向

下滑了一点，伸开毛茸茸的双腿，把白洁肉乎乎、滑溜溜的上身夹住。白洁正吃得过瘾，被祁健的大腿

一夹，不知道怎么回事，抬起了一双迷茫且又春意荡漾的大眼。祁健抓住白洁的双手，轻轻向怀里一带，

白洁温顺地伏在了祁健的胯间。嫩脸贴在了祁健的小肚子上，丰满的双乳则夹住了他直立的阴茎。祁健

挺动了一下大鸡巴，白洁立即会意，双手握住自己的双乳，先用小乳头拨弄大龟头，然后就用两只乳房

夹住了大阴茎，上下套弄。每当大龟头从乳沟中探出时，白洁就伸出舌尖舔一下。两人很默契，都能从

对方的眼睛中看出陶醉。旖旎的风光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用的都是肢体语言，没有说一句话。得到暗示，

白洁站了起来，背对着祁健，把裙子卷到了腰间，脱下了早已湿透了的小内裤。弯腰时，闪着水光的鲍

鱼不时从两瓣丰满的屁股中间露出，馋的祁健如同老猫遇到了咸鱼。伸手就把这对肥屁股揽到了自己的

嘴边，伸出长舌，在屁股沟中舔祗，寻找着自己心中的美味。

白洁很体贴，知道祁健的舌头要找什么。重新慢慢地弯下了腰，双手拄地，把一个肥美无毛的嫩鲍

鱼贡献到了祁健的嘴边。祁健好不开心，又吃又添，嘘嘘有声，连屁眼也不放过，还不时地在白洁的屁

股蛋子上轻咬一口。白洁撅着个大屁股，本来姿势就很累，又被祁健舔得浑身发软，直喘粗气，强坚持

着没有呻吟出来。从双腿间轻声地向祁健哀求道：「祁哥…不要再舔了，我里面痒死了…快给我插进来

吧。」祁健抬起头，脸上都是水泽：「好吧，妹子，来，骑上来。」祁健半躺，屁股坐在沙发沿上，硬

邦邦的大鸡巴和肚皮形成了一个锐角。白洁撅着屁股向后退，想坐在阴茎上。祁健却把她的身体转了过

来，使之与自己面对面，让白洁双手搂着自己的脖子，自己扶着白洁的纤腰。白洁的两条腿分跨祁健左

右放在了沙发上，然后屁股慢慢移动。手扶阴茎，当大龟头对准了自己的阴道口时，轻轻地向下一坐，

「噗」的一声，硕大的阴茎全部插了进来。

哦……「白洁舒服的长出了一口气，把一个娇小的身子完全贴在了祁健宽厚多毛的胸脯上。祁健一

手搂着白洁的细腰，一手托着她的屁股，两条腿一张一合。两腿合拢时，腿骨把白洁的屁股顶起，使自

己的阴茎从白洁的阴道中抽出；两腿张开，白洁的屁股自然回落，阴茎又全部没入其中。而且，白洁柔

软的乳房在自己的前胸轻轻摩擦，真是回味无穷，妙不可言。祁健低下头，用脸蹭着白洁的秀发，鼻中

闻着白洁肉体的幽香，在白洁耳边轻轻说道：」妹子，舒服吗？」白洁全身心地感受着这美妙的时刻，

也轻轻地答道：」舒服。「」妹子，哥哥的大鸡巴插在你的嫩屄里，感觉又热又紧，你的小逼里面就好

像有一张嘴一样，嘬得我的鸡巴只想射。妹子，你的小逼怎么这么紧呀？」哥哥呀，是你的鸡巴太大了

呀，所以才感觉紧的。」「妹子，喜欢哥哥的大鸡巴吗？」「喜欢！」喜欢让哥哥的大鸡巴操你的小逼

吗？嗯，我喜欢！喜欢让哥哥用大鸡巴操我！「白洁身为教师，平时文明惯了，每当做爱时一说粗话，

阴道内的肌肉都会下意识的收缩，这对于插在里面的阴茎来说，那种感觉是绝对美妙。祁健并不着急，

搂着白洁肉呼呼的身子，不紧不慢地抽插着。又说道：」以后想哥哥的大鸡巴了，就给我打电话，好吗？」」

嗯，以后只要哥哥想操妹妹了，妹子的身体随时都为你准备着。「白洁也动情地说道。妹子，我太爱你

了。来，让哥哥嘬嘬你的香舌头。」两人下面动着，两条舌头又搅在了一起。突然祁健想起了一件事情，

性交姿势不变就站了起来，腰上挂着白洁的身子，向卧室走去。他想看看王申是不是还睡着，若是王申

突然醒来，看到自己搂着白洁操屄，那可不太好。来到卧室的门口，隔着门玻璃向里一看，只见王申大

字仰卧，鼾声正响。祁健放心了，「啪」在白洁脸上亲了一口，鸡巴向上一顶，说了句「大功告成。」

就挂着白洁伏在了沙发上，把白洁的双腿扛在了肩上，双手搂住白洁的大腿，大力抽插起来。高速的抽

插快感来的特别强烈，白洁把一缕头发咬在嘴里，即使这样仍从鼻孔中发出了诱人的哼声。眼中盯着少

妇高潮时的媚态，耳中听着少妇「嗯……嗯…」的呻吟，再加上下面抽插时发出的「咕唧…咕唧…」声，

祁健的阴茎暴涨，快感一浪接一浪地传遍全身。祁健越插越快，身下的白洁再也坚持不住了，带着哭腔

说道：「哥…哥，我…快死了……受不了了……啊……饶了我吧…哦………」随着白洁的一声长吟，祁

健感觉到一股热流冲在了自己的龟头上，知道白洁达到最高潮了。受其影响，祁健最后冲刺了几下，把

大鸡巴深深地插在白洁的阴道内，畅快淋漓的射了。和中午一样，两人都没有动。细细地感受着对方性

器在余韵中的脉动。

最后，白洁的阴道一次大力的收缩，「啵」的一声，连同大量的精液淫水，把祁健软绵绵的阴茎挤

了出来。两人穿好衣服，一看表，已经十点多了。祁健拥抱着白洁，说道：「妹子，我回去了，你也早

点休息吧，刚才累坏你了。」白洁温柔地点了点头，「嗯，你也累了，快点回去吧，我爱你！」说着又

在祁健的唇上吻了一下。白洁把祁健送到门口，没有下楼，两人恋恋不舍招手告别白洁简单地的洗漱了

一下，就上床了躺下了。看着身边酣睡的老公，白洁心中产生了少许的内疚。不过也习以为常了，白洁

翻了个身，背对着王申，在性爱高潮的余韵中睡着了。【完】